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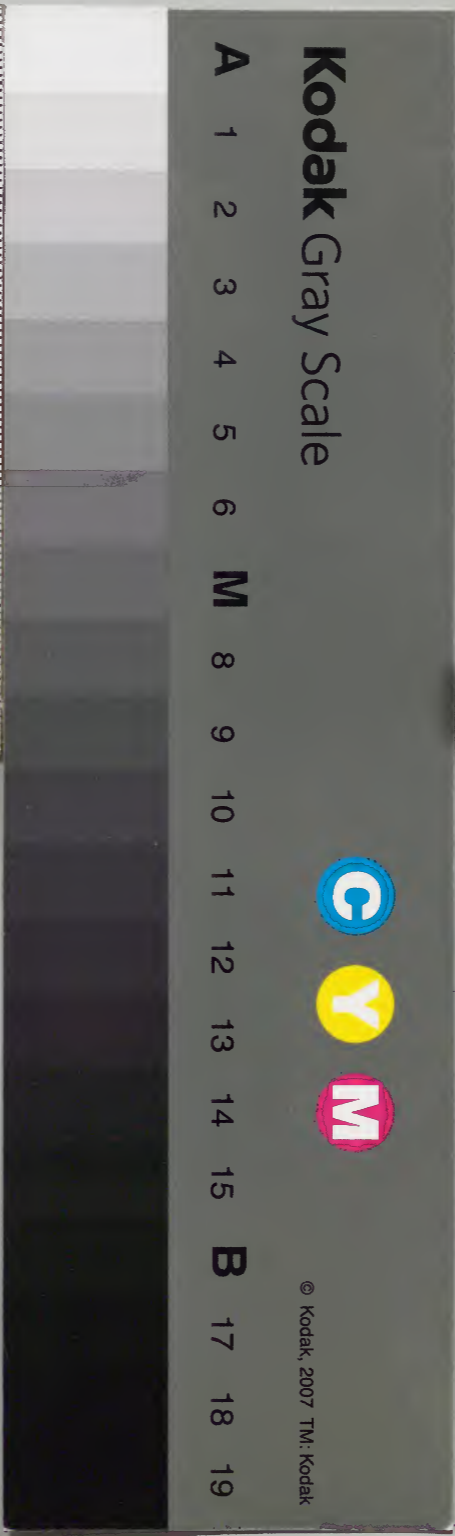
五十七卷
伊明道文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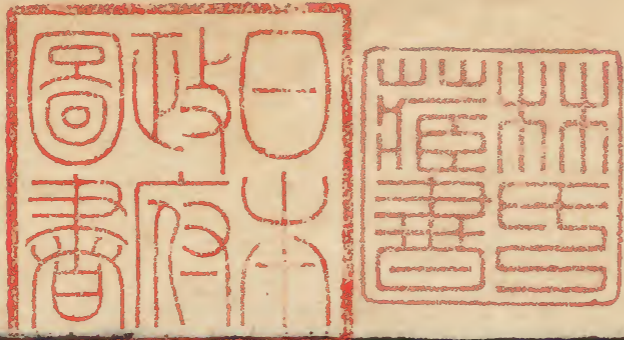
廿一

漢書門類			
二五〇六	一五三	六	二四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五〇六	一五三	六	二四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21)		
函號	298	145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七

明道先生文四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墓誌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
且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一作葬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
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温粹端重之態完然可
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
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父亦不復忘去雖



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
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
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
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
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
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
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
常見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
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
吾弟願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

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
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
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
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
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
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士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
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
多好善而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

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
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
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大君任氏之子少
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荆南
監利尉卽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
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
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
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
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
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旣而同守者皆論功焉賞

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元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
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
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
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
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
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
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卽上書願就監臨以便
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
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二月
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

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為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顓曰顓皆為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顓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理斯言不泯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倚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

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
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
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待太
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
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眾
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為仲通所責則其
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亾濮之人無賢
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
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
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

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三簿會劇
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
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右鵬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一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
為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一盜
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召我亦有以
為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
三百來見我於邑中眾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
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
三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效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

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
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
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
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
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
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為謗語借勢於上官
以搖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
所均者萬七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
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
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

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
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
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
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
州鄆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
中舍果之女賢慧清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
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
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
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
乎銘曰

二氣交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揉今美惡不齊稟
生之類今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今會元之期
聖雖可學一作學今所貴者資便儼皎厲今去道遠
而展矣仲通今賦材特奇進復甚勇今其造可知
德何完今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
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
師以勲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為開封人少師諱羽其
媿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

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通公郎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
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
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為常州戶曹掾時朝廷
遣使安撫一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索
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
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為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
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
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
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為嫁使其黨證之公

二和全書 卷之五十一 明文 七 四十一節
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
公拒弗與根索益冠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
緩其事吏卽爲謾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
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
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
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
餓且死今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
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
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
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

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徃徃侵暴邑人公待之有
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
洛人不直其事謹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
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
方響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奸跡暴露有司猶
薄其罪但坐杖皆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卽
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
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
始果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
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入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掀

二和全書 卷之五十一 明文 七 四十一節

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為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為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入誠厚動有息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為不冤故前所泄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

所斲聞閏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為之三年識其民且平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為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為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于先塋且命題論公之官世亦行以誌其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
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
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
動知思安靜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
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善
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
彊弱為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為劑之大小今槩以大
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亦當
責命於天言之以為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

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
嬌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
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
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
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
伯厚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
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

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符祥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一作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

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不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

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
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權喜尊奉其與人言必
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
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
之功一有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
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
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
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
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
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
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
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
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
鸞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
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
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一廣孫威敏公奉命出

征君先生之賢請于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為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澗弊先生抗義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

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
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占地籍惟以利誘貧
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
家發積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
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
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于獄自守
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
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
運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

巧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
縣至則鑿小鄭一作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
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
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坊有緒而讒毀
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
者惜之元豐已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
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而數意其人改
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
其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

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
氣運醫藥筭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
勇於有為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
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
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頰為友易衣互出而謀食
以養二家如一頰病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
頰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
撫之而瞑頰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頰死無子又不克
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義其事時

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
顧頰之孤妹為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
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頰波而
起廢疾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
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
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
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
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
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
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

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
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蹶
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
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
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此字無熙
河未開之時一作前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
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為明
利害皆感悟喜躍五日詣軍門輸土納聽作命願為
潘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
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

邊王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舉互言於朝時虜
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心
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
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
以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
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父老已數十歲公家之費
不貲雜羞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一作
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已任王
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
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在

於詩晚益翫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
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徵福覬利
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
元王父諱高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
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
太君妻一作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
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
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
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
前夫人祔焉顯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

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官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七終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八
明道先生文五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
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
怨讟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
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
且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
自得養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
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八

明道先生文五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
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
怨讟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
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
且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
自得養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
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

役以農疇之務時雖異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
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
然而俗樂趨勤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
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
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
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來其欲豈聞力穡
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
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
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
饒俗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

雖至顧有憾以曾無體允象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
詩之戒事衆樂而趨异失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
籍以爲率或各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
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
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
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
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

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
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
其歌之之民且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
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
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
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
次著其跡者言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
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
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
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

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
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
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
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
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
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
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
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
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
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

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禪勿

壞其終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畧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爲道是而巳矣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

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

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其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盛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禪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

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畧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

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讐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

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彙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

之三傳徃徃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畧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

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
 次於即則言非有侯而次則意將為賊爾防兵亂之
 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
 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濶畧之
 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
 奪異乎不用師徒不立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
 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
 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已得他見而立異
 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
 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

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
 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
 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
 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
 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
 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
 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
 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天

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椽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椽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質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為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為

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質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員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天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為掾屬其選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

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
其在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
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
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
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
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
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
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

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樂不出
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
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為先何
脩而後可勿踈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為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
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
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
能收功於且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
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

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賈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

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

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疾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

之効乎謹對

三代之世而周公其伯也... 漢唐之世而... 宋之世而... 明之世而... 伊州先生文一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九

伊州先生文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

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

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克於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

二程全書 卷之五十九 伊川
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
生逢明聖之生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
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
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
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
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
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
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

未得為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
困苦一至於此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
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
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
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悉令誅求竭民
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
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
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
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
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

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
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
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
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千金之產子孫
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
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
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
為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
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
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太困益內外經制多失

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
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
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
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
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
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
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
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
能堪矣况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蒐飛越不

二程全書 卷之五十九 伊文 三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九 伊文 四
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
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
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
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
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
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
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
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
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
心而無行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
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
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
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入之心
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入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
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
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
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九
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
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
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
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
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
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
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
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
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
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

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
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
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
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
難乎往者下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
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
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入求之失其道爾苟
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一千年矣後之
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
而人主徃徃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

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

如風之動荷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而二而言願

得_レ一_レ面_レ天顏_レ罄_レ陳_レ所_レ學_レ如_レ或_レ有_レ取_レ陛下_レ其_レ置_レ之_レ左_レ右_レ
使_レ盡_レ其_レ誠_レ苟_レ實_レ可_レ用_レ陛下_レ其_レ大_レ用_レ之_レ若_レ行_レ而_レ不_レ效_レ當_レ
服_レ罔_レ上_レ之_レ誅_レ亦_レ不_レ虛_レ受_レ陛下_レ爵_レ祿_レ也_レ陛下_レ問_レ羣_レ臣_レ羣_レ
臣_レ必_レ謂_レ寒_レ賤_レ之_レ士_レ未_レ可_レ使_レ近_レ上_レ側_レ自_レ臣_レ思_レ之_レ以_レ爲_レ不_レ
然_レ臣_レ高_レ祖_レ羽_レ太_レ祖_レ朝_レ年_レ六_レ十_レ餘_レ爲_レ縣_レ令_レ一_レ言_レ遭_レ遇_レ聖_レ
祖_レ特_レ加_レ拔_レ擢_レ攀_レ附_レ太_レ宗_レ終_レ於_レ兵_レ部_レ侍_レ郎_レ顧_レ遇_レ之_レ厚_レ羣_レ
臣_レ無_レ比_レ備_レ存_レ家_レ牒_レ不_レ敢_レ繁_レ述_レ臣_レ曾_レ祖_レ希_レ振_レ旣_レ以_レ父_レ任_レ
後_レ祖_レ適_レ復_レ被_レ推_レ恩_レ國_レ家_レ錄_レ先_レ世_レ之_レ勳_レ臣_レ父_レ珣_レ又_レ蒙_レ延_レ
賞_レ今_レ爲_レ國_レ子_レ博_レ士_レ非_レ有_レ橫_レ草_レ之_レ功_レ食_レ君_レ祿_レ四_レ世_レ一_レ百_レ
年_レ矣_レ臣_レ料_レ天_レ下_レ受_レ國_レ恩_レ之_レ厚_レ無_レ如_レ臣_レ家_レ者_レ臣_レ自_レ職_レ事_レ

以_レ來_レ思_レ爲_レ國_レ家_レ盡_レ死_レ未_レ得_レ其_レ路_レ爾_レ則_レ臣_レ進_レ見_レ宜_レ無_レ疑_レ
也_レ或_レ者_レ更_レ爲_レ強_レ詞_レ言_レ其_レ不_レ可_レ此_レ乃_レ自_レ負_レ陰_レ私_レ懼_レ防_レ詆_レ
訐_レ者_レ也_レ伏_レ望_レ陛_レ下_レ出_レ於_レ聖_レ斷_レ勿_レ徇_レ衆_レ言_レ以_レ王_レ道_レ爲_レ心_レ
以_レ生_レ民_レ爲_レ念_レ黜_レ世_レ俗_レ之_レ論_レ期_レ非_レ常_レ之_レ功_レ昔_レ漢_レ武_レ笑_レ齊_レ
宣_レ不_レ行_レ孟_レ子_レ之_レ說_レ自_レ致_レ不_レ王_レ而_レ不_レ用_レ仲_レ舒_レ之_レ策_レ隋_レ文_レ
笑_レ漢_レ武_レ不_レ用_レ仲_レ舒_レ之_レ策_レ不_レ至_レ於_レ道_レ而_レ不_レ聽_レ王_レ通_レ之_レ言_レ
二_レ主_レ之_レ昏_レ料_レ陛_レ下_レ亦_レ嘗_レ笑_レ之_レ矣_レ臣_レ雖_レ不_レ敢_レ望_レ三_レ子_レ之_レ
賢_レ然_レ臣_レ之_レ所_レ學_レ三_レ子_レ之_レ道_レ也_レ陛_レ下_レ勿_レ使_レ後_レ之_レ視_レ今_レ猶_レ
今_レ之_レ視_レ昔_レ則_レ天_レ下_レ不_レ勝_レ幸_レ甚_レ望_レ陛_レ下_レ特_レ留_レ意_レ焉_レ臣_レ愚_レ
無_レ任_レ踰_レ越_レ狂_レ狷_レ恐_レ懼_レ之_レ極_レ臣_レ願_レ昧_レ死_レ頓_レ首_レ謹_レ言_レ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治平二年四月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
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
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
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
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
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
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
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
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

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
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
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太孝之心義雖出
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
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
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
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太孝之心
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
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
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



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漢王與諸
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
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
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
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
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
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
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
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

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
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
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
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
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
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
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
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
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

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
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具况當
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
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
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
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
王如此則夙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
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日姪嗣
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
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

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
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
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
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
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
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
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
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
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

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洎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
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
兆之口指斥謗言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
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
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
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
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
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
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

宗漢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
士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
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
孝以陷陛下今旣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
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激冀得已尚圖自安正
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
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
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
白天下不勝大願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
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
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
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
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
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
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
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
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

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
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
雉之異一王以爲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
爲商宗自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
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
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
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
之二宗興王道於旣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
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
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

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
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失指一
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
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
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
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喪之有領舉之而
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脩惠養有
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
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
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

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
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
廩實而府庫克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脩
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
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
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
可摠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
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况庸常者乎循
常苟安徂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
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于下所與共理者

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從其自然而困之隱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裕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究逼凍瘁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

危寔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一二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戎狄強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脩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一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與數十萬之衆宿

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克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
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况征歛
與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
與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
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
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
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
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
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
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

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
至則爲之晚矣中人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
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
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
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
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
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
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
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
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

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脩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

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犬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

况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正志為先如臣前所
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
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為
難勿以眾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
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
然稽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
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
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
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
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眾一人不可以獨治

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
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
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
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利羨惟鹽梅其相須
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
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
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
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
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
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

二程全書 卷之五十九 伊文 十一
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

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乏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入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入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瘦哉歷觀前史自舌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

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
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
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
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
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
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
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
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
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
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

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
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
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
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
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
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
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
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意詢之以所為之政審
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
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

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
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
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
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
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書之可為明鑒今陛
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
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
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
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

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
於山水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
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入君搜
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
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
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
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
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
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
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

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
 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
 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
 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
 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
 下之賢置之朝道則前扶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
 勞於求賢逸於得入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
 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
 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入者乎由此言
 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乏之

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
 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翫之物雖遐方殊域
 之所育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
 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
 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
 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
 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
 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
 為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
 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

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
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
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
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
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
亦繫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
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
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
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惡務搜拔既
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

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
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
俗朝廷進入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
惡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
則求摭小差衆議鬻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
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所
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
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
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
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

之而無顯効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
媿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
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千得五才不可勝用求
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
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
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守常規可
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
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
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
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

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
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為乏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
心以生民為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
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
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
世之下為譏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
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于冒宸嚴臣
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治平四年

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

二程全書卷之五十九
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
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
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
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
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
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踈賤復敢
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
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
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
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

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
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
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
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
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
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
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
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
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
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

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
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
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
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
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
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因極
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
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
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帝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
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

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
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
古至於統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
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
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
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苑居人
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
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
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
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伏而藏之不敢不恭况於園

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
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
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
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
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妄願陛下詳覽而深
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
昧死頓首謹言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八年十月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
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

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
有恐懼脩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况臣世
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
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
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
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
之由則經為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設若
以為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
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
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
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
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
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
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
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
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
省已之有心考已之任人察已之爲政思已之自處
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

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已之
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
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
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
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
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
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
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敗夙興
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
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

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已之任人者夫王者之
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已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
欲逆心者求諸道異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
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
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
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
馬矣願陛下考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
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
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
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

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
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
皆賢此爲天下之公平已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
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
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
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際
則有作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
改亦明矣所謂察已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
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
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

二程全書 卷之五十一 行狀 二二九 四百十三
為阜足乎為窮感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億兆
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
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
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
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至危
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
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為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
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所由者非其道
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
帝其鑒之矣或以為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為者

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
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
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
言亦可為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
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為
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
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
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
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
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

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為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一王以為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元豐三年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寒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

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

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

二年全書卷之五十九 伊文 三十四百。十一
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
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
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
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
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
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
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
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
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
宰相聾聵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

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
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
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埋况陛下
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
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願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
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
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